

精

品



小

小

说

往事

回味

I
N
G
P
I
N
X
I
A
O
X
I
A
O
S
H

西安出版社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6270113

I247

X6081

往事

回味

情

品

小

小

说



西安出版社

627011

精品小小说

主 编：邢 可

出版发行：西安出版社

社 址：西安市长安北路 34 号

电 话：(029)5253740 5234426

邮政编码：710061

印 刷：西安百花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4

字 数：400 千字

版 次：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8000

ISBN 7-80594-925-5/I·112

定 价：40.00 元(全四册)

△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请寄回另换。

序 言

策划这套丛书时在冬季，现在已是夏天了。

随着自然界季节的变化，这套丛书也两易其稿。定下来的这套选本，剔除了早先太过节制，有着较强约束力，甚至些许刻板的记忆。代之而来的是注重心灵化、更松驰，接近大众和平凡，贴近生活原始的状态。

生活是多层面的，故事会有雷同，感受却因人而异。我们期待作家与读者思想、情感、心灵的沟通和理解。这样，这套丛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目 录

修祥明

- (10) 舞剑的少年 (1)
- (38) 克隆欧文 (3)
- (28) 光棍子 (6)
- (19) 天上有一只鹰 (9)
- 晌午里的老人 (13)
- 钓海 (17)
- 无名碑 (19)
- (21) 阆上的兵 (22)

袁炳发

- (2) 寻找红苹果 (24)

● 目录

一个叫阿萍的女人	(28)
老实人牟德培	(31)
感动	(34)
灾祸	(36)
爱吹泡泡糖的女孩	(38)
小曼	(41)
挨打	(44)

凌鼎年

阿闲与大勤	(47)
三代人的遗嘱	(50)
曹冲称象后	(53)
盆景王	(55)
彻悟	(59)
义丐	(62)
局长一天	(65)
伟哥广告	(69)

涂慧芬

老尤的故事	(72)
板桥画米	(75)
生命切片	(77)
松龄惊梦	(80)
生活中的发现与思考	(82)

瓷器	(85)
生活	(87)
疤痕	(90)

曹 澍 权

天井	(92)
有关植树节的专题节目	(95)
烟棒	(98)
伤心酒吧	(101)
血婴	(104)
局长召见	(107)
夺命古棺	(110)
守望	(113)

韩 英

永远的头巾	(116)
借粮	(119)
杜九妹	(122)
生离死别	(125)
鬼疑	(128)
老爹在上	(131)
小巷深处	(133)

谢志强

活宝	(136)
奢侈	(139)
皮靴	(142)
英雄事迹	(145)
狼皮马甲和牧羊狗	(148)
公费屁股	(151)
飞	(154)
蚂蝗	(157)

戴 涛

画家	(160)
男孩与女孩	(164)
夜宿	(167)
日光浴	(170)
一片苍茫	(173)
黑白与彩色世界	(177)
我没有事	(180)
战争谜语	(183)

舞剑的少年

修祥明

修祥明 男,1958年生,山东即墨人。1979年毕业于烟台商校,特一级厨师。中国作协会员。著有长篇小说《庄户人家》、《庄户日子》,短篇小说集《香土》,小小小说集《修祥明小小小说选》等。《天上有一只鹰》、《小站歌声》均获全国奖。

天下大旱哩,是有人类以来未遇到的旱。

旱得江河湖水干。旱得黄土冒青烟。旱得人心焦与烦。

撂下个火柴头,遍地会燃起滔天的大火来!

人们就到旷野里来祈雨。

舞剑的少年也来了。少年不是来祈雨。少年要把天上那个毒日头戳下来!

天边涌来一阵阵云。是红云。似一群群野兽奔了来。又像过大兵。

不久,天空就被张牙舞爪的红云遮住了。

但就是不下雨。

难道真要害了这一方人？

撂下个火柴头，遍地会燃起滔天的大火来！

云缝中竟伸下根黑柱儿，像个可怖的妖物！

龙，龙，有人喊，那是老龙在吊水，快给老龙磕头吧。

不要磕头，那样太卑贱，少年说，那是老龙的阳物哩。

阳物？

对，那妖物是老龙的鸡巴。少年说。

鸡巴也是老龙身上的一块肉。有人说，毕竟，这龙曾经呼风唤雨，对这方人有恩哩。

那也叫呼风唤雨？少年说，不是江决口，就是涝半年，那叫降灾哩。该千刀万剐了它！

少年挥剑朝那妖物捅过去。剑去处，银光闪闪，老龙显了原形哩——

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老龙呀：皮肉溃烂，淤血斑斑，腐臭的气味冲九天！

少年将剑狠狠刺向那妖物——妖物火星四溅，惨叫声惊地动天！

一场大雨眼看就要浇下来！

梦中的少年惊醒了——

少年是被街上的喇叭声惊醒的，喇叭里说，沙尘暴又袭来了。

少年手里握的不是剑，而是粗壮的长鸡巴！其实，少年是被鸡巴里的一泼大尿憋醒的！

屋外，是个几十年未遇的干旱的天。

撂下个火柴头，遍地会燃起滔天的大火来！

克隆欧文

修祥明

欧文是个聪明绝顶、思想超前的克隆专家。度完蜜月回到家中,他便对爱妻玛丽说出一个在心中蓄谋已久的计划:

“亲爱的玛丽,我决定去克隆一个欧文。”

“不,我不要!”玛丽说,“这个世界上我只爱你欧文。”

“难道我还另有所爱吗?”欧文说,“玛丽,因为爱你太深,我才决定克隆一个欧文。”

“此话怎讲?”

“当我出差或者外出开会的时候,可以让克隆欧文给你做家务,当保镖。”

“不,我不需要。”玛丽坚持说道,“家务活我自己干得了,我也会保护好自己的。”

“你听我说下去,玛丽,”欧文坚定而自信地说道,“即便你不需要克隆欧文来帮忙,他还可以给我们创造一份额外的收入呀。”

“此话怎讲?”

“我们可以给克隆欧文找一份工作，让他每月把工资汇到家中来。世界上没有比这样的事情再美妙的了！”

“好个欧文，你太伟大了！我没有爱错你呀！”

.....

不久，世界上第一个克隆人——克隆欧文在欧文家里诞生了。

不过，欧文和玛丽没有让克隆欧文在家里呆得太久。他们让克隆欧文吃了一顿既是欢迎又是送行的美餐，便让他踏上了到远方城市去工作的征程。当然，他们没有忘记把家中银行账户的密码告诉克隆欧文，以便让他每月把工资汇到家中。

果然，每到月底，欧文和玛丽他们银行的存款多了一份收入。

世界上任何一种伟大的发明，不管人们对它如何严守秘密，但终将被许许多多人掌握和利用，像原子弹这种毁灭性的武器，尽管科学家和政客们联手对它予以扼制与保密，但世界上的核武器已经可以将地球毁灭几十次了。

同样，没过多久，许许多多克隆人便遍布于世界的各个角落。

这天，欧文和玛丽接到克隆欧文打来的电话——克隆欧文要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全世界克隆人的第一届联合大会，并参加克隆大会主席一职的竞选。

放下电话，欧文和玛丽当即乘飞机快速赶到纽约，在联合国总部附近的一家五星级宾馆下榻入住。

欧文和玛丽对克隆欧文给他们创造的那份收入一直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如果克隆欧文这次能在克隆人世界大会上谋得一个职位，这将让他们夫妇感到无上的幸福和荣光。

尤其是欧文，他对自己当初敢于克隆欧文这一大胆创举深感骄傲，如果今天对克隆欧文面授机宜，让他竞选上克隆人世界主席，那么他欧文就是开创了克隆人世界上的两个第一。

不巧，欧文凭他的机智刚混进克隆人世界大会的会场时，克隆欧文起身大步向卫生间那里走去。

像世界上的政客们一样，克隆人对权力有着极大的兴趣和占有欲。他们一个个慷慨陈词，妙语连珠，比世界上任何一位政客说得还要华丽和动听。

但克隆欧文一直没有回来。

欧文急不可耐，跑步来到卫生间——这里并没有克隆欧文呀！

欧文慌出了一头汗，急急忙忙打克隆欧文的手机——手机关着。欧文又给克隆欧文打传呼——也是没有回应。

“难道克隆欧文的脑袋出了毛病？”欧文想，“这么好的事他不参加，他是跑到哪里去了呢？克隆欧文毕竟是第一个克隆人，竞选主席他比谁都有先得之机呀！”

欧文急匆匆赶回宾馆——他要让玛丽和他一起去寻找克隆欧文。敞开房间的门，欧文像一堆烂泥一样瘫下去——

玛丽和克隆欧文沉浸在深深的爱意里……

光 棍 于

修祥明

光棍于是管道工。纺织厂女工多,男工少,女工一个大澡堂,男工一个小澡堂。光棍于就管修这两个澡堂的管道。

洗完澡,澡堂的卫生也由光棍于清洗。

别看光棍于快50岁了,但成天价嘻嘻哈哈一副乐天派的样子,尤其给女工清扫澡堂时,光棍于哼着小曲洗刷得一尘不染,一根头发也没有,那细心认真的样子,似给自己的媳妇铺被窝。

女工在澡堂里洗澡,光棍于提着把管道钳在门口走来走去,遇到熟悉的,就说两句趣话:

“李大姐,不用我给你搓搓背?”

或者朝澡堂里喊:

“大张,怎么还没洗完?再不出来,我要进去搞卫生了!”

女工们知道,光棍于说的是心里话,他是巴不得找个借口跑进澡堂瞅上一眼,要不,成天价猜女人像猜天书。

在门口溜达累了,光棍于就回到澡堂隔壁他那张床上想入非非,想到耐不住的时候,就拿起管道钳将水管哐地敲响,自己

跟自己说：

“我把水给你们卡了，叫你们在里面晾成一丝不挂的人干。”

这话还真叫光棍于说灵验了。这天，女工们正洗着澡水没了。

不过，不是光棍于卡了水，是澡堂内热水的总阀坏了。

澡堂外，零下十七八度，西北风像饿极的老虎般吼着。澡堂内，两三个女工站在一个小水笼头下，顶着一头一身肥皂沫、洗发精沫，还有没打肥皂的，湿得像落汤鸡，白白的身上起了一层青青的鸡皮疙瘩，上下牙咯咯咚咚如捣蒜一般，就抱着膀子不是个正腔地喊：

“光棍于，快来呀！”

“光棍于，快进来修管子！”

光棍于一个蹦，跳下床，提着管道钳跑到澡堂门口，却像块铅样铸在那里不会动弹了。

往常，光棍于总琢磨着女工们洗得正热闹的时候找个借口进去望望就过瘾了。现在，他忽然觉得这个门口像个地狱的口，像个掉进去出不来的无底洞。就脚也发沉，头也发沉。

女工们不见光棍于，又气又恼地喊：

“光棍于，你要冻死俺！”

“光棍于，你别假正经了，俺又不是吃人的老虎！”

“光棍于，你再晚一会进来，俺豁上带着灰穿上衣裳出去撕了你！”

光棍于急出一头汗，咬咬牙，硬着头皮钻进澡堂里。

几十个女工赤条条或转过身面对着墙，或抱成一团，悄无声息。

光棍于急三火四卸件，喘着粗气，急出的热汗潮湿了头发，脸上也汗珠一片，像贼偷东西似的。别看光棍于命不好，手下的活却不赖，三下五除二，没用几分钟，他把热水阀修好了。

热水一淌，光棍于提着管道钳撒腿往外跑。

跑到门口，光棍于被门槛绊倒，不仅磕了个头破脸肿，左胳膊也磕断了。就住进了医院。

女工们洗完澡，结伙来看光棍于，有的拿着水果、奶粉，有的拿着罐头、麦乳精，还有的捎来几件新衣裳。

光棍于眼里就闪出几颗亮亮的泪珠。

有个平常和光棍于开惯玩笑的女工说：

“光棍于，你老巴望着看俺洗澡，这遭看明白了吧？”

“俺哪顾得去看，当时光害怕去了，就像钻进了老虎洞，洞里有好多吃人的老虎，吓得我光想往外跑……咳！”

说到这里，光棍于长长地叹了口气。

女工们猜不透，光棍于这一声叹，是被当时的情景吓着呢，还是后悔当初没看个明明白白。

就见睡去的光棍于脸上露出灿灿的笑色来。

天上有一只鹰

修祥明

春日的天极为幽蓝高远。春天的风像是从一个睡熟的女人嘴里吹出来的，徐徐的，暖暖的。

村头的屋山下，坐着一对老汉，一位姓朱，一位姓钟。两人皆年过8旬，在村里的辈分最高，且都满腹经纶，极得村里人的信任和敬重。

日头升到半空就有些懒了。时间过得好像慢了半拍。朱老汉和钟老汉把见面的话叙过后，就像堆在那里的两团肉一样没言没声，只顾没命地抽烟，没命地晒太阳。

天上飞来了一只鹰。不知什么时候飞来的。不知从哪里飞来的。只是极高极高。

那鹰看上去极为老到。它的双翅笔直伸展开，并不做丝毫的扇动，且能静在半空动也不动，像生了根，像星星那样牢靠地悬在天上。功夫！

朱老汉先看见了那只鹰。他瞅了钟老汉一眼。他为他的发现很得意很骄傲。七老八十了，没想到还能看到那么高处的鹰。